

南宋法常画对日本绘画的影响

郭 大 兴

The influence of 'Fa chang's picture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o Japanese Paintings

Guo Daxing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从唐时的兴盛，僧佛的相互往来，大唐文化深深影响了日本的飞鸟、奈良和天平时代。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绘画艺术大量传入日本成为“唐绘”的开端。随着禅宗文化的交往，中国绘画以南宋法常禅画为代表的绘画艺术极大程度的影响了日本室町及后期几百年水墨画的发展。说明了中国绘画在历史上对日本绘画的影响是巨大的。

Sino 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 history. From the prosperous Tang time, mutual monk Buddha, Datang culture deeply affected Japan, Nara era of birds and balance. As a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spread into Japan as the art of painting "beginning Tang painting". As the communication of Zen Buddhism culture, Chinese painting to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often painting greatly Zen painting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Japanese Muromachi and later hundreds of years of ink painting development. Shows that the Chinese painting in the history of painting is a huge impact on Japan's.

【关键词】：法常、禅宗画、中国画、老庄哲学、日本水墨画

【前言】：本文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徐健融先生编著的《法常绘画艺术》中所考证的南宋法常绘画在日本各寺馆藏数量和帐目记录整理会总，对大量流入日本的法常画归纳统计并作为依据，阐述中国绘画的本质及禅宗画对中国画和日本水墨画的重大影响。

一、中国画哲学的本质

泱泱几千年，中国绘画的产生与发展无时无刻都在散发着它特有的艺术光芒，极大程度的丰富、影响了整个世界文化艺术的发展。在世界美术史上，更具有它独特的艺术地位，成为不可或缺的世界艺术瑰宝。

自上古的伏羲画八卦，仓颉造字（象形），即开启了中国书画史的先河。成为中国艺术文明的启始。从古文中对“三皇五帝”的神话色彩记载（周易·系辞上下传）、（周礼正义）；再由考古界考证的古人类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古骨器、古陶器和岩画及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都印证了中国绘画艺术的产生与发展轨迹。

中国绘画作为世界艺术的一部分有着它的地域性和民族特色性。它的本质即在于它所处的文化、地域

环境和发展过程。在发展过程中溶入了中国古代先哲们的艺术思想（儒、道、玄），先哲们的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笼罩浸润支撑着中国绘画灵魂，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参天大树的根源就在于儒、道、玄哲学思想理念。再加上汉魏时期佛学思想的溶入，几千年自始至终，铸就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本质和内涵。其主要影响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

老庄哲学奠定了中国绘画美学的意识形态、老庄哲学思想即道家思想。首先我们对老庄哲学的“道法自然”加以诠释。庄子曾解释为：“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①。把“道”作为“本根”加以强调：“以本为精，以物为粗”。“道”作为本体是宇宙万物产生的根源。老子曾解说：“道”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②它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③成为为他“道法”与“自然”哲学的重要命题。老子还说：“万物莫不尊道”。“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生而不辞”^④。中国绘画的产生与发展也正是建立在自然大道之中，形成了它独特的自然、宇宙相结合的关系，自然之道生成画道，画道符合于自然之道。这就是中国前人画家本能的派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绘画的根本。中国画本质符合老庄哲学“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客观规律。现代学者张岱年先生曾在他主编的《中华智慧》一书中指出：“老子关于‘道’的学说包含了‘宇宙论’和‘本体论’两大问题。‘道’生成演化万物就属于‘宇宙问题’，‘道’决定万物的存在就是‘本体问题’。”

中国绘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的产生与发展都是遵循了一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状况，带有一定局限性的同时，还具有它的超时代性和突破性，这就是中国绘画的永恒持久性。更鉴于艺术所具有的“扬善劝恶”和“成教化，助人伦”儒家教说的社会功效。通过中国古代艺术家的文论及绘画，我们都能窥视到老庄哲学对中国绘画艺术美学思想的浸润及横贯古今的永恒艺术价值。从魏晋南北朝的王羲之、顾恺之、宗炳、谢赫，再到唐宋时期张怀瓘、张彦远、荆浩、郭熙、苏轼，直至元明清时的倪瓒、黄公望、王履、董其昌、石涛、笪重光、沈宗騫、阮元、郑板桥等等一系列的书画理论中都普遍包含了永恒的老庄哲学理论价值。开启着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及理论家的灵魂和心智。例如：钟繇、宗炳、王徽等关于“自然”与书画关系探讨和论述；张璪、朱景玄、郭熙、笪重光、布颜图关于绘画中“意境”本质与特征的探讨和论述，张彦远、荆浩、李成、王履、董其昌、石涛等关于书画艺术创造的探讨与论述；谢赫、姚最、黄休复关于绘画艺术审美标准的认定和批评标准的探讨及论述；张怀瓘、石涛、刘熙载等关于绘画艺术的继承、创新和法则的探讨和论证，批评求是中所提出的各种书画艺术思想观点，从先秦至今，传统艺理根深蒂固、潜移默化，承载着以水墨形式为主的中国画的进步与发展。老庄哲学思想对中国绘画的影响从没改变过。几千年的书画理论与技法无不透露着老庄哲学的深奥智慧。这种思想包含了普遍永恒的价值与规律，从而构成了中国绘画水墨写意的主要命脉。牢固奠定中国绘画的本质。“道法自然”是通向绘画艺术的关键。艺术也是“自然”的再现，符合宇宙本体造物的自然规律。对“道法自然”、恬淡、朴拙、玄妙、有无、虚实、阴阳、神韵等老庄都有精深阐释。他的“道法自然”、“大象无形”、“天人合一”、“进技于道”，这些哲学命题对于中国画，“天地万物绝不是一个纯然独立的外在世界而是一个情意绵绵的自然怀抱，是一个可游可居可观可品的温馨世界。”^⑤老庄思想成就了各个历史时期艺术家的人生观、世界观和艺术审美趋向，使艺术家的思想、审美、艺术法则在一个明确的思想范围内成长发展，奠定了中国画区别于其他画种的本质。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过：“西方艺术是自觉地讲求艺术与科学的一致。……西洋画虽然是爱自然，陶醉于色相，然终不能与自然明和与一，而拿一种对立的抗争的眼光正视世界”。^⑥也正是由于东方艺术思想和人文情趣及世界观的不同，才使得东方艺术家在表达方式上存在着与其他艺术产生了根本的区别。从而在古

今中国绘画史上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具有中国绘画特色的辉煌艺术成就的艺术家。

但是艺术从不因地域、国门、文化环境的不同而被禁锢。一旦任何一种艺术发展成熟，它都会把它美的一面或多或少的溶入附着在其他表现形式的艺术形式之中，并结合其地域文化的土壤，形成其特有艺术风格。

二、中国禅宗画的产生对中国绘画的影响

汉魏时期，随着佛学从印度古国的东进，禅学思想逐渐溶入到中国的儒道玄文化里来。《魏书·施老志》云：“自洛中购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⑦的记载说明此时为中土佛教画的开始，佛教自汉流传中土以来，历经对三国、魏晋南北朝的浸润发展，到唐朝中国禅宗文化的本土化形成，说明中国禅佛文化已非常繁荣，禅宗把现实生活看为休业开悟的道场，是一门建立在“无思”基础上的高超智慧哲学。作为传导禅佛“神奇”、“醒悟”禅画艺术的兴起法常顺理成章，六朝时佛画已成为绘画的中心，至唐朝就有尉迟乙僧、阎立本、吴道子、曹不兴等佛画大家出现。随着唐前期对佛教画的重视，发展到后期达摩禅宗的创建，对“顿悟”的追求使绘画从形式转向“随意、墨戏”的方向，这一艺术思想逐渐成为禅画“简约”的艺术情趣。这种画风到南宋时期已形成风尚，但始终不被文人士夫所接受，只是禅僧寺庙内部传载娱乐的文化形式，直至元明，成为元明时期融入文人画形式中明显艺术特点。中国禅画的独特面貌始终没被上层官宦士人所重视，但它的产生与发展随着中国禅宗对日本禅宗的影响却深深影响了之后几百年的日本绘画史。

禅宗文化的形成使禅画作为人们表达禅理的方便之门，使中国画丰富了其独特的艺术面貌。同时也给中国画注入了新的血液。禅画所表现出的“悟境”、“简略”、“空灵”，画中有禅、禅中有画的意境成为了禅画最大特点。唐末南齐印度僧人达摩东渡，标志着中国禅宗文化的本土化开始。禅宗成了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并成为中国儒、道、玄、禅文化不可缺少的文化组成。

所以说中国绘画中的禅学意境是中国绘画中不可缺少的艺术元素。禅画特点就是：一、具有教化和被教化双重需要；二、一种对宗教热衷最直接的心灵享受和精神寄托。自唐末期的寺庙、宫殿、石窟、墓壁、堂廊、山门等中国式建筑绘画文化中，都有着与印度佛教文化中绘画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也正是唐代后期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溶入及本土化的见证。无论是人物画的技法表达，还是画中色彩的表现，都对后期中国绘画艺术起到了一定的改良和促进作用。

从公元526年，南天竺僧人达摩东渡来到中国，向梁武帝讲授佛法，并入住嵩山少林寺，在寺旁五乳山山洞面壁打坐九年，创立了中国佛教——禅宗流派。历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和慧能（历称禅宗六祖）。之后陆续派生出了“一花五叶”的曹洞、云门、法眼、沩仰、临济合称“禅宗五家”，南宋时禅宗临济扬歧一派最为盛行，其余各家都已衰落，自扬歧后第四代大慧宗杲（1089-1163）及虎丘绍隆（1078-1136）西派规模最大。而对日本禅宗影响最大的是绍隆法嗣，到日本镰仓时代禅宗二十四派中竟有二十派是扬歧——虎丘绍隆的法系。法常牧溪即是虎丘庵派无准师范（1178-1249）法师的弟子。无准法师与日本禅林关系相当密切，日本圆觉寺的开山，渡日僧无学元祖，兀庵普宇和日本东福寺的开山，日僧圆尔圣一等都是他的嫡传。这一密切关系也给同宗的法常禅画大量流入日本提供了有力保障。在禅宗的修炼中，不少禅宗师兼擅文艺，如诗人皎然、书法家怀素等。都是历史上享有盛名的佛教艺术人物。在绘画方面，更是名家

辈出，在五代两宋时期画坛上的禅宗画异军突起，我们根据中国古代史书记载，把这一时期较为典型突出的禅宗画家表格重点列出：

【列表一】

姓名	画种	载录书目
贯休	道释罗汉	《益州名画录》
传古	龙	《宣和画谱》
楚安	人物	《益州名画录》
惠崇	山水	《图画见闻志》
梦休	花鸟	《海岳画史》
居宁	草虫	《图画见闻志》、《宛陵集》、《宣和画谱》
仲仁	梅花、山水	《消泉县志》
道臻	墨竹	《续灯录》
觉心	草虫、山水	《法灯国师坐禅仪》
梵隆	人物	《研北杂志》
子温	墨葡萄、花鸟	《书史会要》、《图绘宝鉴续纂》、《珊瑚网》、《遂昌杂录》
宝觉	翎毛芦雁	《画继》
法常	花鸟、人物、山水	《画继补遗》

从以上中国古文献的记载汇总出中国禅宗画家是名人辈出，其滥觞年代上可追溯到晚唐，下可延续到元明时期。南宋之后，一些僧禅画家随着禅宗佛学的兴盛活跃于世。禅画所作具有较强的哲学性、禅悟性、自然性及艺术感召性，从而形成简远不凡的禅宗画风，对宋末元明清画僧群体的艺术风格，产生了直接地影响。如八大、石涛的花鸟画，多含法常禅理、仲仁之墨韵；石溪、弘仁的山水画，多包括巨然的天真、惠崇的空灵；无可的树石，带有了温日观、雪窗的含蓄，如此等等，都能让人领悟到禅僧画风在中国的渊源和作用。

因此，在中国绘画史上，画僧不仅谱写了灿烂的篇章，而且完全可以与文人士大夫、民间画工、宫廷画师等相提并论，并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脉。这些禅画家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当中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当首推法常牧溪，法常的绘画风格影响了日本整个室町和江户初期的整个绘画风格，使日本的“水墨画”注入了禅宗的意趣。从法常牧溪绘画在日本几百年的存储情况及这一时期日本画坛绘画风格的表现，即充分说明了以法常为首的禅宗绘画对日绘画的重大影响。

三、南宋法常禅宗画流入日本情况分析及其影响

法常，号牧溪，俗姓李，蜀人。生于南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轻时曾中举人。兼擅绘事，受同乡前辈文人画家文同的影响。绍定四年（1231）蒙古军由陕西破蜀北，四川震动，他随难民由长江到杭州，并与马臻等世家弟子相交游。后因不满朝廷政治的腐败而出家为僧，从师径山寺住持无准师范佛鉴禅师。在这期间，法常受禅林艺风的熏陶而作《禅机散圣图》，曾得殷济川的指授。端平二年（1235），日僧圣一来华从无准学习佛法，与法常为同门师弟兄。淳祐元年（1241）圣一归国时，法常以《观音》、《松猿》、《竹鹤》三轴赠别，在日本画坛赢得极高评价。由于中国国内对法常禅画的不重视及日本对禅宗、禅画的崇尚，因此，法常的作品一大部分流传到了日本。

宝祐四年（1256）五十岁以后，法常主持西湖边的六通寺，目睹权臣贾似道误国，于咸淳五年（1269）挺身而出，斥责贾似道。事后遭到追捕，隐姓埋名于“越丘氏家”；禅林艺坛，从此传遍了他的死讯。直到德祐元年（1275）贾似道败绩，法常才重新露面，这时，已是将近七十岁的高龄了。至元二十八年（1291），法常与世长辞，享寿八十五岁，遗像在杭州长相寺。

元代及后朝，大量法常禅画东渡岛国日本，成为中日禅宗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及影响日本绘画风格的有力依据。

在中日禅佛文化交流史上，宋元是继隋唐之后的又一个重要时期。根据中日学者考证，在1176至1200年间，至少有六次日本船队渡华，其中不少是僧人。象荣西禅师，于1168年及1187年两次游历中国以后，将禅宗临济宗的教义传到了日本。

当时，日本禅宗提倡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和严格的清规戒律，迅速赢得了武士阶层的广泛响应，成为他们与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宫廷贵族们争胜的新的文化滋养。在武士阶层的经济支援下，这一时期有许多日本僧人渡华学习禅宗，包括法常同门——圣一国师。

1203年，北条家族取代源氏占据了将军幕府的最高职位，成为武士阶层的领袖。当时的日本，正面临着蒙古大举入侵的威胁，克己、自力的禅宗成了北条政权鼓舞士气、武士阶层同仇敌忾的强大精神支柱。由于日本方面对禅宗恳切而热心的探索，也由于南宋的覆灭，大批中国禅僧纷纷东渡，在日本官方的赞助下，在镰仓和京都等地创立了大量的禅宗寺院，如兰溪道隆于1252年创立了建长寺，无学祖元于1282年创立了圆觉寺。中国及日本禅僧的活动范围进一步影响到日本贵族对禅画认识。

对禅宗的狂热，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国禅画艺术在日本画坛的复兴。日本画与中国画交融接触的最重要成果，便是与禅画有着密切联系的“水墨画”的出现，几乎取代了“唐绘”及“大和绘”的统治地位，开启了日本绘画的新风貌。这一趋于理想派风格的绘画形式，包括了戏墨，空远，简悟，极具有独立禅意的心境内涵，因此被日本认为是前所未有、至高无上的艺术描绘。作为日本“水墨画”的范本，一大部分便是中国宋元时期的禅宗画。包括法常在内的大批中国禅画艺术珍品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流入的具体途径有两种：一是由渡华的日僧携归，如最早圣一的携归《观音》、《松猿》、《竹鹤》三联屏；二是由渡日的中国禅僧带去，如现存无学祖元圆觉寺中的藏品等。

下面我根据徐建荣先生编著《法常禅画艺术》一书的考察论证，对法常绘画传入日本的书账记录进行整理，不难发现当时法常绘画对日本绘画艺术的影响是深刻的。更能说明南宋法常牧溪禅宗画在日本绘画艺术史上的重要价值。

从法常的绘画流入日本的记载便知，在1320年记录的镰仓幕府圆觉寺北条时宗（1251-1284）的陵墓佛日庵那本《佛日庵公物目录》的记录中就已经能找到法常绘画流入日本的最早记载。这说明当时日本最高领导十分喜爱以法常为代表的中国禅宗画。法常的禅宗画作为艺术珍品能够进入当时日本政界的最高层。从1320年之后，无论是从《室町第行奉记》，还是《看闻御记》、《荫凉轩日记》、和《君台观左右帐记》等历时300多年的记录情况看，日本当时对法常禅宗画艺术非常的热爱，范围上自幕府最高权贵，下至平民商贾僧侣，被日本的影响是非常普遍的。品种从佛罗人物、虎、猿、花鸟及山水不等。说明日本当时对中国禅画各类型爱好都相当广泛，并可知这一时期法常禅画主要是镰仓时代后期和室町幕府时期，主要是以禅院寺庙为中心。这一时期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元朝和明朝多半个时期，这一时期作为与中国禅宗有着密切关系的日本禅画也同样经历了中国封建政权的更替，社会环境的变化使绘画艺术思想和面貌的变革，为新历

【列表二】法常牧溪绘画在日存录情况汇总表共209件 5对

年代	录 帐	幅 数	画品种类
1320年 4月	《佛日庵公物目录》	7幅	猿二幅坐禅猿一幅松猿绘一对 树头绘鸠一对
1351年	《玉凤院御物目录》	4幅一对	芦雁
1375年 4月21日	《后深心院关白记》	2幅	猿
	《吃茶往来》	1幅	观音
	《禅林小歌》	1幅	虎
	《异制庭训往来》	1幅	达摩
1380年11月15日	《空华日用 2天略集》	1对	
1381年 3月11日	《室町第行奉记》	4幅一对	观音
11月26日	《室町第行奉记》	1幅	
1386年 4月16日	《室町第行奉记》	2幅	猿
1408年 3月10日	《室町第行奉记》	3幅	观音、玉观音
1436年 5月13日	《荫凉轩日记》	2幅	龙、虎
1436年 4月14日	《看闻御记》	2幅	雁
1437年10月21日	《室町殿行奉记》	4幅	无记
	《室町殿行奉记》	1幅	本尊(观音)
	《室町殿行奉记》	4幅	鹤
1438年 4月26日	《看闻御记》	3幅	虎
1438年 6月 8日	《看闻御记》	3幅	像、龙、虎
1443呢喃 7月 7日	《看闻御记》	3幅	观音
1458年 5月 9日	《荫凉轩日记》	3幅一对	文殊、无准像
1462年 3月12日	《碧山日记》	1幅	群鸟
1464年 9月 9日	《荫凉轩日记》	1幅	猫
1465年 5月 5日	《亲元日记》	1幅	鸡犬
1466年 2月25日	《饭尾亭御成记》	3幅	佛像
1466年 2月27日	《荫凉轩日记》	3幅	观音
1466年 5月 7日	《卧云日件录》	1幅	天神像
1479年12月 6日	《荫凉轩日记》	1幅	驮驴图
1481年 7月10日	《亲元日记》	8幅	芦雁、达摩、观音山水(合作)
1481年 8月26日	《亲元日记》	3幅	佛像
1483年	《尺素往来》	1幅	达摩
1483年 6月 5日	《荫凉轩日记》	1幅	龙、虎
1484年10月27日	《蔗轩日记》	1幅	像
1486年 1月18日	《荫凉轩日记》	3幅	布袋佛(合作)
1486年11月28日	《蔗轩日记》	1幅	观音
1487年 1月18日	《君台观左右帐记》	3幅	布袋和尚(合作)
1488年 4月26日	《荫凉轩日记》	4幅	墨观音
	《荫凉轩日记》	2幅	鸡(黑、白)
1489年 3月11日	《荫凉轩日记》	3幅一对	观音(合作)
1489年 6月 6日	《荫凉轩日记》	1幅	鸟群宿
1490年 5月11日	《荫凉轩日记》	1幅	达摩、芦雁
1491年 6月26日	《实隆公记》	1幅	寒山猿猴
1492年12月 5日	《荫凉轩日记》	3幅	布袋、猿(合作)
1492年12月 5日	《荫凉轩日记》	2幅	猿猴

1498年4月26日	《实隆公记》	3幅一对	半身布袋
1518年4月5日	《伊达家文书》	2幅	龙、虎
1397年—1525年	《君台观左右帐记》	十件	观音
	《君台观左右帐记》	四件	达摩
	《君台观左右帐记》	二件	布袋
	《君台观左右帐记》	三件	寒山、拾得
	《君台观左右帐记》	一件	猪头
	《君台观左右帐记》	一件	蚬子
	《君台观左右帐记》	一件	船子渔父
	《君台观左右帐记》	一件	韦陀天
	《君台观左右帐记》	一件	朝阳
	《君台观左右帐记》	一件	对月
	《君台观左右帐记》	一件	俱祇
	《君台观左右帐记》	一件	三笑
	《君台观左右帐记》	一件	四睡
	《君台观左右帐记》	一件	贾岛驮驴
	《君台观左右帐记》	一件	天神
	《君台观左右帐记》	一件	佛鉴
	《君台观左右帐记》	一件	不明
	《君台观左右帐记》	十七件	猿
	《君台观左右帐记》	五件	虎
	《君台观左右帐记》	四件	龙
	《君台观左右帐记》	一件	果子猫
	《君台观左右帐记》	十二件	雁
	《君台观左右帐记》	四件	鹤
	《君台观左右帐记》	三件	鹭
	《君台观左右帐记》	三件	鸡（犬子）
	《君台观左右帐记》	二件	群鸟
	《君台观左右帐记》	一件	鸠
	《君台观左右帐记》	二件	山水
	《君台观左右帐记》	十八件	不明

史时期的绘画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日本的禅宗文化获得了新的滋养。比如元、明文人士绘画的兴起，逸、韵、情趣美学思想的建立；对笔墨意境的崇尚；对禅宗画原有虚、空、意境进行了观念性的补充。在形成当时中国禅宗画和文人画交融的同时也影响到了日本的禅宗绘画即“水墨画”的发展。中国的宋元明时期即是日本的镰仓、室町幕府、安土桃山和江户时代早期。这一时期对以法常为代表的禅宗画来说对日本水墨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推动了日本的“水墨画”的产生与发展。14世纪后期，在足利幕府的支持下，禅宗画不断改进、完善日本水墨画风，使原有的“唐绘”、“大和绘画”在日本渐渐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形成了当时具有时代性的特殊水墨画风。室町足利时代的主要画家有默庵灵渊、可翁、吉山明兆、大巧如拙、周文、雪舟、琳派画家尾形光琳、池大雅、浦上玉堂、谢芜村、田能村竹田、谷文晁、山本梅逸及著名的狩野正信为首的狩野画派等。他们都以中国水墨画的技法和形式对日本水墨画进行了创造与发扬。平安中期，“唐绘”的地位被原本用作屏风及纸门上的“大和绘”画所取代。室町、安土桃山、江户时

代的这一时期僧人画家和地方派系各著名画家成为众多有着强烈的禅画和文人画意趣的混合体。室町时期禅宗画的代表大巧如拙所作的《瓢鲇图》，现存日本京都妙心寺，他以马远山水的表达手法及梁楷的减笔画表现人物的方式，并结合了法常禅画的意境；京都相国寺画僧周文的画作《竹斋读书图》、遣明史者雪舟的《四季山水图卷》等一大批水墨画家都以禅佛简单的笔墨和简远的意境大胆构图作画；直至江户时代，法常禅宗画对日本的影响都是深远的。

根据上表汇总法常画在日本当时的收录情况，从1320年4月的（镰仓时代末期）至1525年（室町后期）的205年间，先后共有209幅法常画品。如此之多说明了在日本法常牧溪绘画深受日本人民喜爱。镰仓时代的记录反映出对法常禅画的热爱是由轻到重逐渐加深的。

根据许建荣《法常禅画艺术》一书考证中说：“元应二年（1320）一份较早的表单发现提及三十八幅中国画的记录，其中七幅就是法常画最早在日本的记录。从这一时期即开始了法常画流入日本先河”。^⑧我们通过对法常如佛的年代为1231年的考证，他的同门日本僧人圣一国师来华学习佛法是在1235年，在圣一回国时（1241），法常以三幅画赠别，至今这三幅画还完好的保存在日本京都大德寺内。以法常为代表的禅宗画在当时不被中国文人士大夫所看重，按中国文献资料记载都是把它作为贬斥的对象。中国元代庄肃撰在《画继补遗》中说：“僧法常，自号牧溪。善作龙虎、人物、芦雁、杂画，枯淡山野、诚非雅玩，进可供僧房道舍，以助清幽耳。”^⑨元代夏文远《图绘宝鉴》也说：“法常画，皆随笔点画而成，意思简当，不费装饰。但粗恶无古法，诚非雅玩。”^⑩

在当时的1241年的圣一国师第一次带到日本大德寺的3幅画开始，时至1320年4月由《佛日庵公物目录》记载的7幅法常画为时80年，这一时期是漫长的。《玉凤院御物目录》著录虽然已缩简到4幅，时间到1351年为29年，再到1375年4月21日的《后深心院关白记》记载5幅又相隔55年之久，说明法常绘画在日本受重视的程度从当时的圣一第一次带画之后一百多年里并不见好。在这134年间共计流入日本的法常画只有14幅。按照徐健融先生在《法常禅画艺术》一书中考证，再结合本列表比对，法常热从1375年后至1525年的140年间开始，约计购入日本法常画209件。1573年伴随着足利政权的覆灭法常热退潮了，此后时段已查不到法常画流入的著录信息。但对法常禅宗画的喜爱程度是真实的，对日本的影响也是空前的。在列表中看出著录最多的法常绘画有《室町第行奉记》、《君台观左右帐记》等。

从1381年3月11日《室町第行奉记》著录次数和逐渐增加的数量，我们看到这一时期为室町幕府前期，这时离法常生存年代已过去100多年。中国正值明朝正德13年（1518年）。这一现象表明法常绘画在元明时期是日本最受欢迎时期，中国禅宗绘画经日本绘画的吸收与变革，形成了日本“水墨画”的新风格。连同中国宋元文人画风，一起改变了日本画“唐绘”“大和绘”原有的艺术风格，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面貌——新水墨画。

日本室町时代的文化，无论是幕府贵族还是武家文化都受到禅宗文化的影响，说明13世纪到14世纪室町时代对中国绘画的审美需求是一致的。而法常牧溪也成为日本真正意义上“画道大恩人”的开端。

经徐建融在《君台观左右帐记》中考证：从（1397年——1525年）共记录法常绘画104件。《君台观左右帐记》是足利幕府画库室町时代包括法常在内的宋元中国画流传盛况的重要文献。是根据担任足利幕府的艺术顾问和鉴定家阿弥世家关于将军画库部分中国画的笔记记录的，其中共涉及著录了中国宋元画家30多位。分别有牧溪、梁楷、马远、夏珪、徽宗皇帝、李龙眼、王涧、月山、方汝、马麟、李安忠、李迪、月壶、钱选、思恭、无准、廷晖、王辉、曜卿、赵昌、君泽、摩诃、率翁、柯山、徐熙、曹弗兴、西金居

士、哑子、颜辉、门无关。在《君台观左右帐记》著录中，依照当时不同的艺术种类进行了分类，并对内部装饰的样式和原则加以记述。传世的《君台观左右帐记》共有四本：实效记本、群书委从本、东京帝室博物馆本及花传本。

日本水墨画是对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日本民族文化自身情趣的艺术表达，而且是修禅与作画艺术的完美统一。人们力图通过水墨画形式表达所悟禅境。禅僧的水墨画大多展示了自由、豪迈、深邃的意境，这在中国职业画家的作品中是很难看到的。而在日本画坛上却展现了它崭新的艺术魅力。

四、法常禅画对日本后期画家的影响

日本镰仓时代（1185-1333）后期至室町时代（1336-1573）伴随宋代禅宗之风流传入日本，作为日本文化奠基的五山十刹得以建立。中国水墨画传入日本，大都是夏珪、梁楷、牧溪等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当时在政治势力的帮助下水墨画发展形成一统之势。对日本影响最大的绘画家当属牧溪的作品。虽然牧溪作品在中国本土并未受到重视，然而在日本却有极高声望。画作在日本绘画史上具有先驱式的典范作用。牧溪和他的水墨画在当时影响带动了日本“水墨画”的发展。可以说日本“水墨画”亦随禅宗传入日本，从镰仓时代开始历经室町、安土桃山时代，发展至江户时代达到鼎盛。尤其是以牧溪为代表的宋、元代中国绘画作品从艺术形式上启发了日本绘画由“画卷形式”到“诗画轴形式”的转变。当时日本早期水墨画家大量模仿牧溪的作品，因此这类绘画风格被称为“和尚样”或“牧溪样”。从早期的法常同门圣一；室町足利时代的默庵灵渊、可翁、吉山明兆、大巧如拙、周文、雪舟、雪村、元信、安土桃山时代的长谷川等、江户时代的宫本二天等都是每个时代受法常画风影响的水墨画代表人物，从他们的艺术简历中都能可知是以法常为师脉承传。从他们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传入日本的以法常为代表的水墨画已经脱胎换骨成为独立的“日本水墨画”风格。因此，法常对日本水墨画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另一个受法常禅画法影响较深的画家当属狩野家族。狩野派：日本室町及之后最大的水墨画派。狩野正信（1434~1530）是足利幕府御用画家，狩野派的始祖。这一派的“大和画”画风曾统治日本画坛三百余年。他曾受画僧天章、周文（日本水墨画画风的代表）的影响，但其水墨山水不是以笔墨表现禅意，而是轮廓清晰，这正是发挥了日本艺术固有的纤细风格。据传他曾模仿周文画过圣徒和菩萨，但无一存世。狩野正信为禅武两家所重用，其画事出见于1463年的记录。当时他为足利义政在东山山庄的隔扇上描绘山水画和佛画，还作有许多肖像画。现存的狩野正信的作品极其罕见，代表作有东京中村家藏的《周茂叔爱莲图》，栗山家藏的《崖下布袋图》和京都真珠庵藏的屏风画《竹石白鹤图》。他的画平易近人，促使水墨画向近世转化，也就是说基于日本人的感觉和情趣的日本水墨画。

狩野元信（1477~1559）同父亲正信一样，是足利幕府的御用画师，也为细川高国、大内义隆等幕府权贵所用，经常出入宫廷、幕府官邸画障屏画。他承袭了足利家所喜好的中国水墨画风格，但同时他又是提倡“大和画”的土佐派始祖土佐光信的义子。因此，狩野元信采用折衷的办法，将中国水墨画的挺拔笔势同“大和画”的绚丽装饰结合起来，这种合二为一的风格特别适合于巨幅作品。他天资聪颖、多才多艺，所画山水、人物和花鸟均美侔美奂。1539年-1553年，他数次在石山本愿寺画袄绘，又为东福寺永明院绘制扇绘，向严岛神社奉献绘马，广泛活跃于官、武、禅各界，晚年被授予“法眼”。他的画域广泛，最初的作品是献给细川高国的《鞍马寺缘起绘》。他的有些画原先画在隔扇上，后来裱为挂轴，其中最主要的是《四

季花鸟图》和《潇湘八景图》。元信的出现,决定了以往具有多种可能的中国画日本画方向最终归结于大型花鸟画。这种大型花鸟画既是室町时代中国画的必然归结,也是桃山时代障屏画的出发点。

狩野永德到了安土桃山时代,是日本最伟大的屏风画师,他就是狩野永德(1543~1590),狩野元信的孙子。以障壁画为主线的桃山绘画样式与狩野永德的名字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狩野永德是狩野元信之子松荣直信的长子。他通过祖父元信的指导,很早就焕发出非凡的才质,年轻时才华就超过其父亲。狩野永德以金底、艳色施加较浓的水墨轮廓,使狩野派的风格显得更加富丽堂皇。他的构图简单,喜在折叠屏风和隔扇上画鸟兽、花木和岩石。1566年,他为京都聚光院做的《花鸟图》袄绘;1574年,织田信长将狩野永德的《洛中洛外图》屏风赠给上杉谦信。这幅屏风是扣人心弦的细密浓绘,金云蔽日。画中人物多达两千,充满装饰性、动感、现实感,其气魄之宏大在日本绘画史上史无前例。于是,永德的超群才能为信长所赏识。现存的作品中还有画在六扇折叠屏风上的《唐狮子图》(日本皇室);画在京都天球院16隔扇上的《山水与花卉》;以及画在京都南禅寺墙壁上的《二十四孝图》。由于狩野永德的出色活动和他所创造的障壁画新样式,狩野派在画坛上的指导地位从此确立。

并称狩野派“三大画家”的狩野元信、狩野永德,另一位便是永德的孙子狩野探幽(1602~1674)。作为日本德川时代最有影响的狩野派画家,他采用保守性的题材,如体现儒家伦理观念的历史人物,恢复狩野派早期画家的柔和色调和图案,成为此后狩野派画家的样板。在屏风画《孔子与两个门徒》中,能看出他画人物肖像的谨严画风。34岁时,他自号探幽斋,两年后担任高级僧职。他一生作画,直到72岁高龄。

狩野家族的第七代传人,亦是德川幕府的御用画师。他就是曾创立“木挽町”分派的狩野尚信(1607~1650)。他的画接近水墨传统,以草体画法知名。运笔开阔大胆,用墨朴素清淡,使人有简洁、鲜明之感。他的草体画代表作有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两幅山水屏风。其他作品,如《潇湘八景图》现存一个片断(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其主题和技法都以南宋中国水墨画家法常的作品为范本。

狩野派这个日本著名的一个宗族画派看,其画风是在15~19世纪之间发展起来的,长达七代,历时两百余年。是日本水墨画历史、风格的一个缩影,是一部日本水墨画的发展史。也是室町后期日本水墨画形成发展的缩影。后期,日本的主要画家都来自于这个宗族。同时这个画派又主要是为各朝代将领和武士们服务的。

这种尊重禅宗文化艺术的风气,对外来文化的继承,自身情趣的表达,是修禅与作画的统一,力图通过水墨画表达所悟境界。禅僧的水墨画大多展示了自由、豪迈、深邃的意境,这在职业画家的作品中是很难看到的。在日本画坛上展现了一种崭新的艺术风格。

所以徐建融先生说:“日本水墨画的勃兴,无论禅宗画、文人画、还是武人画,都为法常禅画艺术的精神阴影所涵盖。法常禅画艺术不仅是日本水墨画注意的焦点,同时也是其发生发展的背景。”^⑪因为牧溪带有禅意的“减笔画”形式契合了日本禅宗的审美意象,也出现了“禅画”范畴的绘画形式。甚至可以说,日本文化中“简朴”、“古雅”的审美意识也是从水墨画的感受中得来的。随着日本禅林和将军幕府对法常热的不断升温,日本水墨画风在13世纪画坛蔚然兴起。法常水墨画的传入影响并推动了日本禅宗画家的发展,并形成了日本风格的水墨画。此时的水墨画内容以与禅宗相关的宗教画为最多,禅宗的精神在日本得以充分宣扬,水墨画代替了唐绘和大和绘成了日本画的主流。

结 语

现当代，随着中日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大批的中日艺术文人对法常绘画对日本水墨画的影响逐步重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加深。由于中国法常画迹和法常资料并不多见，在中国认识程度并不高，而日本艺术界掌握着日本国大量的法常研究资料和素材，已有相当一批艺术家、学者对法常艺术展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学术性研究，他们中间主要有：堂谷宪勇、户田祯佑、铃木敬、谷信一、矢代幸雄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日本禅画研究人员，他们的成果丰硕，对宋代法常的艺术影响早就深有建树，走在了时代的前端，而中国也正受日本学者的影响，逐步把不被古代文人士大夫认可的以法常为代表的禅宗画作为研究的新课题来探讨。力求使蕴含在中国艺术史中的古代禅宗绘画再现其艺术辉煌。

【释文】

- ①《庄子·知北游》
- ②《老子》第一章
- ③《老子》第四十二章
- ④《老子》第三十四章
- ⑤ [樊波著《中国书画美学史纲》79页]
- ⑥宗白华《美学散步》118页
- ⑦《魏书·施老志》
- ⑧许建荣《法常禅画艺术》78页
- ⑨肃撰《画继补遗》上卷
- ⑩夏文远《图绘宝鉴》卷四
- ⑪许建荣《法常禅画艺术》9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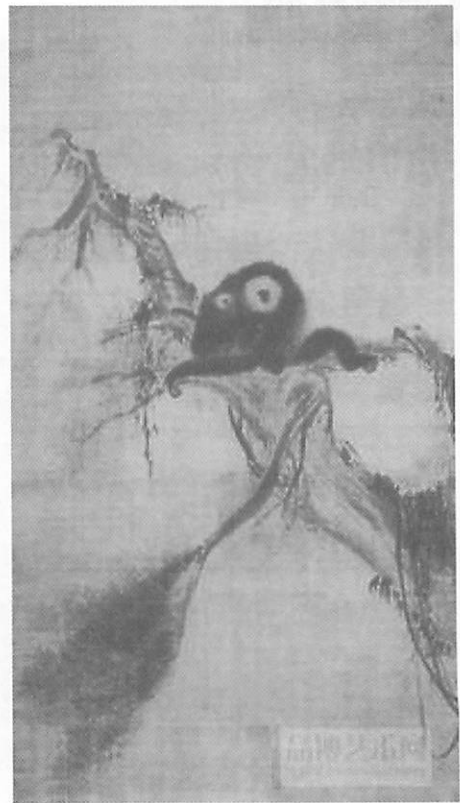
鹤（日本京都大徳寺藏）



观音（日本京都大徳寺藏）



法常《老子图》（日本冈山县立美术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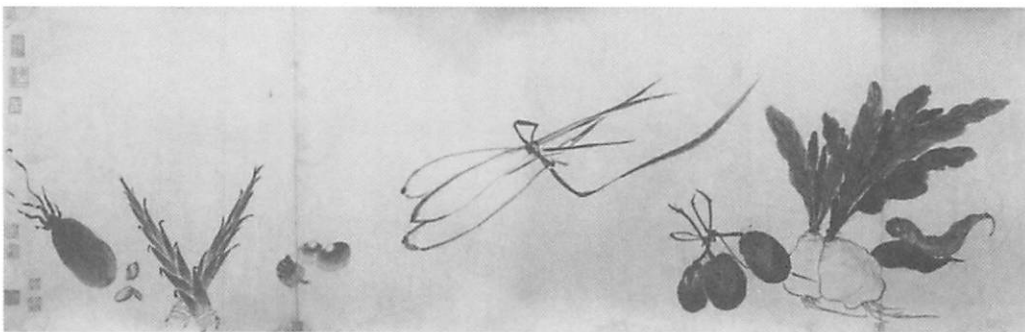
松猿图（日本京都大徳寺藏）



远浦帆归图卷（日本日野原渣子藏）



渔村夕照图（日本根津美术馆藏）



写生蔬果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